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七

宋 吳泳 撰

答吳毅夫書

某頃[illegible]王人之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遝曾一再書矣都為人

律詔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表[illegible]欺[illegible]懷思但隨落月照鍾山也

嘗謂此儒而外者不應[illegible]之生計噫誤矣大學曰生財

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是善理財者莫如曾子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是善豐財者莫如孟子蓋自吾孔氏以來未有不以此發身者而況狀元及第必歷三司使國朝自有典彝在也大卿孤騫翰墨之林拔脚風塵之外心事犖犖直與文墨偏長以議論為功業者逈不相同此其所以始而疑終而信終而敬且服也微之去國言事者絕少館中惟黃成父頗相好它時風力擔當不在諸賢之下本仲亦早晚赴闕矣屋矮暑蒸如甑曷日良晤煮茗談

碁歌文公之詞使人和之

又

棊比答槧誨忽遽甚矣就使不忽遽亦不能盡所懷也鳳山之下林深樹密花落鳥啼溪洞活泉潺潺從松間流時有一二道士能鼓虞舜南風之絃彈伯牙高山流水之操其幽幽可以適體其黝黝可以觀妙若有買田築屋之資便可從老農圃種田藝瓜作終焉之計而玆事卒未能也殺夫竟肯來說半日話否每得小兒書聞

以某去為身憂固荷朋友之誼但恐行止有命弗能强人之從衣尊固訪山間說陳計議者就湖州賣巳新屋置丁氏之屋豈方伯耶若爾則就往僦居何如或得富彥國司馬君實諸公垂念堯夫直以園契宅契户莊契相示則尤為之望也付之一笑道夫過金陵省季永之病於鳳臺勞問極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旨哉詩人之言兒子亦不欲令久留都城或欲拜見白謂之進

又

其項承回槧極感相於之意山間久居動輒成趣林水靜深絕無暑氣與琴宜松月高朗清風徐來與鶴宜雲亭雨觀戶悄人跡與碁宜河柳不種自生水花不植自富與詩宜却緣兒輩時有書來未免薄惱懷抱鄒樞胡為勇去直翁胡為請告欲歸稽山胡為召寶慶閒借君臣大義以鞭辟善類者胡為復見之論奏火胡為屢作不止兵胡為誶語未寧貴要之家胡為搬動行李以為民望此何景也須是別作規模喚幾箇人歸來降心商

萬計甫得濟活幸至無事隨分燈夕又與之作好春矣
詩牌云半空霽月天公眼一點華燈太守心此其志也
設廳下又有四句鵲岸雪消金柝靜鼇峰春到綵燈繁
時人不鮮邦侯意將謂凝猷作狀元此其興也燕同官
及尚中兩詞就錄請教幸賜標月之指道夫近相聞和
賀新郎水調歌筆力稍壯舍弟自去秋過此痼疾乍作乍
輟比因風雪冷氣衝搏疾逾甚人豈知果真病耶敎夫
近按吏鄉人之好事者又謂曾經商量寬哉其已四上

二分應酬朋友所干文字率以為常儘有樂處第西州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斯世又未有如韓魏公為石守道買田莊司馬溫公為邵堯夫岀屋契者只得力學守貧柴立於其中而任運也久欲相聞以病瘖瘂數月入冬方有起色拜此草草願言沖輔氣機以斯文斯道自愛

又

某閒者不遺枉賜書教辭豐誼渥愛踰骨肉以某之懷

敎夫知敎之亦拳拳於是也進退出處大畧相同更不欲深為敎夫道似聞論語衍究久已板行頃蒙敎序引極為平正友朋有自四方來者畧舉數條却未詳其義想深居窮理必有精到曷不綴一編以開警未悟耶某考訂書傳六年于兹矣前乎望刋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頗習傳之學者而未有得兀兀於殘編朽竹間而欲窺姚姒殷周周公仲尼之藴亦已難矣蓋書最難看又難全解缺文當考分章斷句當考今文與古文當考

答李徵之書

某聞不上起居狀比從令弟在史轉示寶帖熟窺仁誼之言度越畦畛之外近見尤伯晦説鷁馭久留池陽方此西遡蘆花荻竹之浦不致落寞否蒲萄漲肥却可到江陵度夏也紬金匱石室之藏游紅蓮緑水之幕歸輿亦不惡矣朝廷見行下館中令盡以寧考會要三百沓發付以待鴻筆纂修次第悉如大著之請也某六年朝列半歲五遷已為僥倖而正兼詞掖則尤僥倖之至也

平時于文字間不敢不勉而又有封駁之職比繳還許
俊承宣使節度使檢校少保駁論梁李降官之罰太輕
公論頗以為然不審繳章亦經書月否和仲之出緞夫
之罷左史計必報去詹叔將漕金陵為況極相安舍弟
在荆州必得胥會幸趣渠早來兄亦欲援吏迭之制持
一麾而去也欲言如海掛一漏萬顧言輔養神明之舍
拓開久大之業

又

某咫尺門墻少踈拜狀葢秋來一病彌三月不愈近方有起色屬服剛劑太過胃廪之官雖健而魄門之澼間作岐黃素問書陶藴本草注今猶未離几席也侍郎抱國史隱於南山之下揆諸公論負屈稱久矣作宋一經舍鴻筆誰屬且晚須奉京祠以終其志耳某屏居一年讀書亦粗有緒嘗以為文定胡公策進士四十年在官實歷不登六載文公朱先生歷仕四朝幾五十年立朝止四十日仕於外者僅九考所以得此歲月之暇能讀聖

賢諸書光明正大卓然立於天地之間名之曰人某六十二翁矣瞬息光陰更不堪把玩若復悠悠憒憒不啻用其功則將起初平無及之嘆而墮於小人之歸矣甚可懼也膜外榮辱又何足嬰諸懷哉本欲相與盡罄欵論名理來往極鄭重溥禮姑餞歲華餘冀精護鼎飪力扶泰道

答李成之書

某去冬中川上狀今復星歲改矣前此聞尚書去國復

疑義有斷句傳注有理到者有全害義者林少頴洛誥而下已非親作呂伯恭洛誥而上亦多出其門人所記此都著整頓拈掇出來浩浩難下手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向來隆山先生令兄郎中與尚書俱為此學苟有精至處無惜下教甚欲一見審問明辯而天寒歲晚矣溥禮卿見鄉風餘幾珍護氣機竚登密地

答岳肅之書

某伏以祥雲齋雪媚此章月恭惟坐都賦輿春滿淮甸

泰元媪神棐相台候萬福某生長東蜀不識東津面每得片紙妙墨洗刮千秋之塵數行麗詞抉出萬寶之藏則因其書可以得其人得其人可以見其心矣俗流化敝人物衰少政厖土裂太音不完工於翰墨者必不閑於政事精於綜理者必不贍於文學以儒飾吏事者又必不能測識軍戎萬里之情侍郎精神而醇文墨而吏胷中有數千百年南北巧攻守樣子而沈潛韜晦其與書生僅習偏長縮縮如束長竿者大有逕庭矣但諸葛

孔明當經事綜物之時而文采不艷過於丁寧陸敬輿於遠近調發之日而書詔若不經意動中事會吏望侍郎以孔明敬輿事業自任則文藻餘事益浩乎其沛然矣某猥以晚學丞于秘林學殖就荒筆花不潤朝紳間每說侍郎有數種書皆人所未見久欲拭目一觀而未有便偶因臨安洪兄之行輙就委之洞扣青囊之鑰惠肯賜教它時有得焉則不敢忘所自也洪兄名勳字世魯閭爽而秀舊識其父子於岷峨之下乃翁自痒書家

食之久甚可念也曉窗乍晴拂寒雲掃殘霞厓畧布此上幾䕶太白之璫宿硫黃之鼎竚聽履聲切星辰而上其忱扣

答蔡遵父書

某比從三衢士友得知靖作狀開端之始訓齊吏偷撫問民隱純以豈弟為政某毎笑俗儒誤講豈弟二字大而為州小而為縣一向寛弛紀綱不立教化不行遂使貪官健吏目吾人為書生不了官事寛哉吾道之不明

耶豈以強教弟以悅安本經正文元不教爾寛慢放倒而
後為豈弟也遵父其得之矣良貴去國之後遵父得郡
而出景仁和仲屢丐外而未允某後日再請恐徑可得
歸也向來三數朋友鳴一時之盛絃絶響息未有繼者
荃蕙化而為茅兮蘭芷變而不芳風俗移人不可不強
自樹立如來書所謂立朝大節當使凛凛可觀由東之
言一本諸道而時不與焉蓋同此語脉也仙里藥六十
四丈竟是學問有本數日前出示近帖亦復論至此為

之慨嘆其災患邅連書問停廢已久但世俗之禮一不
相酧答便以為背教傷義惟是五項起頭之劄施於故
舊殆似浮道陽相尊者仍用歸納切乞原照浦城令兄
一書至今方能報去亦不暇治擇筆墨甚草草耳

答方齊英書

即日夏氣清淑伏惟袖昭文氏之琴玩心聖處相在爾
室台候啓處佳福某交四方之士久矣荆江風雪中小
車從花外來遂得交幕府之彦暨游中都又復盡簪餐

秋英之初落啓夕秀於未振真退之所謂吾行天下得此於人盖少也道喪言湮才識不競闇識者既難窺藩畛厲者又不由戸粗有一知半解者則悠悠夢覺之闕而無大警省知縣於天命流行之間而洞見著存之理某何敢不以古人期之但聖學路長卒難湊泊為善之事切須平居講貫令本數末度冥無罅縫則它日臨事必不至錯了路岐舜之所以孜孜顔之所以拳拳正為此也若必待居官接物而後相與商訂為善之事則將

恐善利雜糅而決擇難工夫不接而德性懈自縣而州自州而一道又將欲大有為也則何以哉義理無窮問辨無數區區之意非為它日之為善更不必商訂也蓋只欲就此時完養思慮栽培意脉先使邪氣妄念無一毫夾雜於其中則舉而措之天下其為善之功用豈不滂沛也哉其久玷周行曾徽補報嘗愛横浦南軒二語書之坐右蓋以為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它日必欺君賣國平日不能犯顔敢諌

它日安能仗節死義以此體段常存於心庶幾不至為小人之歸所以輪對二篇應詔一書亦隨分說得去不謂副草已洞徹書月也既切矣又磋之既琢矣又磨之正有望朋友之規勿愛於言幸甚自餘仍乞以聖賢事業珍毖

答王成父書

某伏自去歲從合陽答來教之後遂下古渝日酣於欵乃聲中雖欲摘蘭茗以遺所思亦無從也夏中伏領寶

帖襟儀灑落見乎其辭鄉邑得茂宰悉意字甿絶以豈
弟為務二年民安之但豈弟二字世之士只一滚作慈
善看了豈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不但安民便了必也
扶道植教俾斯民興於禮遜然後盡吾所以父母斯民
之責不然則徒善而已矣成父當亦領解於斯也其綴
跡周行已十月矣輪對尚在來春之莫宿齋預戒充積
誠意久矣朋友責望不敢不勉是閒文公先生諸弟子
如葉文知道郭文德元吳文西庵度文性善時有過從

講磨之益方京華車馬如霧而每與三數公作冷淡生活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以此存主得定沽名好官職之事都不能犯吾之關也成父以為何如仍冀講學自厚

答蔡達父書

某頃被駃風為惱繼遭臺評灾患邅連曾不寧止聞報之後即徑往鳳山待罪聖恩閎大不加黜汰初二日晚既降予郡指揮二十一日又被寶章寧國之命罪戾之

人不宜冐昧居此已連疏控辭必祈於得請也山間閴寂絶無暑氣每風輕雲澹花落鳥啼滴露點周易焚香讀道經頗有佳趣又一二道士能鼓有虞氏南風之琴歌離騷大小山之操其幽幽可以處體其窅窅可以觀妙若有買山之資則便可築數椽於其側與山農溪叟種田藝瓜為終焉之計而兹事卒未能也京城再火國力既屈邉聲一動兵力又單諸賢何以為策是間極僻黜陟俱罔聞知或朋友訪來粗能言其梗槩獨吾達父

素非生客一字不相及何耶海內人物絕少今卿月既高公論赤幟往往亦責在閣下切莫發揚蹈厲無日飲西湖水作不鳴之鴈乃所深望紙荒筆槁占報不莊上幾以天下之寶為天下珍毖

答郭子寄書

某端平更化初獲接服容觀玉聲於振鷺庭下違去道德條又五年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未嘗不寘此詩於懷也某山野之人少知世事六月間得邸吏報狀見御

筆新除兩諫官除書一頒識與不識莫不為朝廷慶得
賢之喜京師競抄諫疏以流傳下邑遂得與舍弟拜觀
言論侃侃風采諤諤人心道心之論陽明陰濁之説聖
遠言湮道衰化敝幸得正言復體貼出來至於覆鴞巢
以來鳳凰耡蕭艾以植芳草此則又言人之所難言幾
有動揺山嶽之力蓋學自伊洛中出者其淵源議論固
自不同也然嘗讀國史士之學古懷道者不為宰相必
為諫官而移孝以教忠者至謂欲做諫官不能得蓋式

某比者春中飭箋用敬計已關徹書月玆覩除書承知陛下言坡晉躋柱史拾遺夫一諫士雖無龍墀扣額之風記注得一儒臣猶有螭陛直前之路未須引去儘可攄忠右使英名姱節已在水黄河之源山泰華之頂矣蒙泉而出之以時宿火而達之以壯猶不能不望留功名作久遠看也某自來東嘉適值歉歲悉力招捄除某與同官捐俸廩勸分外其朝廷科降度牒倉司分撥米錢一文一粒皆實惠及民令排日糴濟度可至六月終令

御筆除兩諫官亟起而視黄紙除書則元直林宗也公
道宏開端人進用不但為吾黨賀為天下實賀後一月
朋友間傳示三疏斂容讀之司諫平時清謹恂恂似寡
於辭令遇事當言風節堅勁議論切直無所避直得諫
臣之體王沂公嘗謂韓魏公曰向來臺諫官如高若訥
輩多是擇利如范希文輩亦未免近名近日頻見公章
疏只如此可矣如此可矣云者某猶以為未能窺司諫
之所止也官以諫名立殿陛與天子爭是非辨邪正乃

其職分昔之小人嘗以朋黨二字傾忠良今之君子多以心事二字被誣謗國朝名臣如程天球歐陽永叔蘓子瞻周子充皆不免受此名況它人哉不是諫垣獻納經幄從容於上左右深明而力辨之則將恐仁賢見忌於蓄疑骨鯁潛消於積毀雖有正國致君之心亦何自而達耶殿講司諫計必垂念於此否某自奉祠官深居退省誦衣錦之章絶不以文字語言求聞達於世比恭甫登用公甫引去首聞司諫以詞翰稱譽於諸公間良

吾黨增重猶記往日茂實與其評品文章載南塘語謂自六經左氏國語外至西漢而止又說其料子不曾契雜晉唐而下草料是時已嘆服英猷卓識迥與綴文之士不同一舉而為南宮舍人再遷而為翰林直學士固其宜也大抵文章只要古履常法度宗王介甫景元辭氣似歐陽永叔蓋自西崑剥落後歐王兩家實為近于古茂實於此稍加意焉前修不難到也其閒居寢久兀兀一經令已窮年粗有一知片解更不復為言語詞章

比又叨誤恩除閣于郡見其免牘萬一未賜允俞只得
先過東陽望玉堂如在天上所冀飧沆瀣餐清明厚自
珍煲以聽金蓮歸院之詔

答唐伯玉書

某暮春送客於清湖翠柳邊今又見荻花風矣每懷濬
發英猷媿修偉節候鴈北飛所以望吾子正也時事豈
無可言向日諸公但言君子小人消息之幾今此便可
破口說君子小人消長之決此亦是箇說話只在翻轉

使耳欲言如海掛一漏萬會景仁詹叔諸文引誠餘祈
為道體珍重

又

某比者外甥入京待試輙附一箋申述起居之問計已
關徹省檻得邸吏報承知襆被直郎官省提衡當吏部銓
氷條甚清華轍益峻每聞持左銓當以嚴典右銓當以寛
嚴以窒貫要請托之門寛以開羇窮阨塞之路於斯二
者而用法酌情則得其平矣子正以為何如蜀中聞又

又

某去秋因惲推官人便草草拜狀併以答汪尚中復卦動靜說求教回書示及剛反之誼更圓亦書之一助也子正經明行飭學易書年工夫自有諸處令不遠數百里録示婺源記文且云尚未分付指誨修改地中有山謙子正實見於行也性情義理之學人皆謂二程子發之而不知自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以來已有其漸古文之學人皆謂歐陽子倡之而不知郴仲塗穆伯長諸

人已近於古文以理為主體次之學而無統則悖言而無法則支而古今文人學士見諸紀載者不知其幾而文公獨取古靈先生天台孔子廟記曾南豐宜黃及筠州二學記盖華藻之辨易工而義理之文難好也至若文正公子陵祠堂記胡文定父子極所稱道而文公獨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未免傷粗而不容欒城晚年作待月軒記自以為見理最高而文公獨謂其軒是人身月是人性未免假外而

合內東坡文字任氣有疵病處最多安南學記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羣聚遂行選士之法却似因人之聚場命之以作角觝戲無甚義理蘇氾尚爾豈可以易心臨文哉剏如朱先生祠堂文許大題目使其輩當此筆也須是浸灌義理根極體要將文公所說古靈先生曾南豐體段寘之胷中又須觀文正公東坡欒城疵病生在甚處養其膏而俟其光耘其葵而望其實雖然如此猶不敢輕下筆本之以黄離尚之以白賁體之以含章之

致君子得輿之喜也子正行高而養粹德新而理明玩心黄中觀象白賁睎世間華競恬不以嬰懷再潛于郎不審曾登對否積誠意以格君心主公論以扶國脉度必有可觀者然某嘗謂與其遇于巷而无咎則曷若揚于庭而有厲為光明也前時陳叔茂曽拈出明夷左股一段援引頗切而發明未瑩後來頗以某之言為然不自揣量動輙撓行奪席良可笑因筆及之某治郡無狀一年之間喫盡辛苦賑飢恤荒髮為之盡白其如蠲夏税

故秋苗置裕民餉軍兩庫粗有益於東嘉而終以罪去
平生所遭類如此更何敢尤人耶姪輩為亡弟請于朝
葬荆溪且欲廬墓二年然後議所居止其勢不容不暫
回德清也偶因問及道其梗槩良晤尚遠更乞冲養道
腴竚登經幄

鶴林集卷三十二

宋 吴泳 撰

書

答羅嗣賢書

某去秋八月訪尋碧梧翠竹之游文闈已鎖醉翁矣霜月之夜細敲棋子空落燈花懷我良朋莫適其願迨理行艫東去又弗克干一語為標月指悵然而已府教學宏而詣文麗以則每見之詞翰閒清腴奇峭殆欲謝朝

之謀歌獻馘之頌書破賊之露布何可得耶此又三難
也積是三難都無一可誰不謂子為迂然尚有說副使
舉動磊落傑特子舟尚抱經濟之畧直扣軍門以半策
干之度必引為上客此則鄉人所屬望也朝家每憂西
頭事重且晚必遷動一番卻當延譽陸續稟聞爾其仕
材答颯秋初忽叨秘館之命後兩月都城火應詔上封
事未免又貢愚言較之輪對覺得更踈直也世間事不
言則已言則升湛進退直颺下一邊安能如騃人癡子

不明不了長居戶限上耶良晤尚賒願言賓此令名以時自力

答程叔運書

前年敵騎入洋川曾草草一箋訪問生死道塞地梗浮沈不能懸斷去春有賈人攜鉅緘而來已驚喜過望今歲又拜琎墨迺知自洋而漢自漢而復之巴山其爲兵間困苦之狀蓋有史冊中之所無者疾疢所以生慧憂戚所以玉汝安知患難流落不以老吾叔運之氣耶叔

運疑姿山立論事泉湧運筆颯颯動書數千言亦自奇峭博麗使當漢之初興必不曰安得猛士生唐之中世必不曰安得好漢麄細並入皇王帝伯錯出豈不為經世之才但韜晦善藏或者猶有餘望來書又欲驅駕筆墨撒召風霆拈弄刀尺剪裁宇宙此固書生活計但恐風霆高遠宇宙宏闊君未必有常山寶藏符并州快剪刀耳一笑所需憲漕書定甫舊朋友景南亦常同官不敢不如戒作去然聲名氣焰如此恐未足為輕重也其登

朝六年分毫無補八月更得一對則便可歸掃松菊矣
郡兵鵠立索字草草占答自今應有遽報容聞郤望時
因北風惠我好音

答黃子實書

某去歲得舍姪江陵書頗詳入峽之耗猿啼㵾雲鴈落
別浦竟不能馳寄一字然每與兵侍郵筒往來則未嘗
不聞知也制侍以真法從開大行臺幙中雄辯呵斥星
辰馬上檄書鞭走雷雨此內機之任而以詩從軍又其

次也今讀壬辰已後詩蒙氷懸雪跨混之唐人集中固無能辨然歐公每謂聖俞之詩氣完力渾辭非一體至於它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專號詩人者此則其猶有望於子實也其三年秘府僅能收拾放心留意簡冊其間良朋益友相規警多不喜拈弄筆墨以故詩人之類絕少今得君書來譬如早年好獵自後戒之甚嚴及至中年忽見人飛鷹走狗猶有喜躍惜乎未有見成之詩以答來教耳

答胡叔獻書

某頃被火之後復遭臺評灾患遭連居無寧止聞命之夕即襆被守闕而出更不候星牢落雞喔咿矣今暫憩翔鳳山下不謂故舊時相勞存獨惟太社定交不為不深畧無一語之贈方此驚怪而蒼頭已踵門矣來書以道之興廢歸之命身之遇否歸之天陳義甚高晚學何敢當此但山間林深樹密花落鳥啼溪洞流泉飛遶屋下三竺靈鷲山風斯在下又有一二道士能鼓虞舜南

竹如丸投區青雲可立致矣然朋友之望於平父者則更宜味含章之旨守居易之訓緩轡長塗毋墮蹶趍之譏則心和氣舒而祿亦在其中矣某自二月入脩門本無留中之望延審政堂躐丞外府較之前此之珍則叨覦過望也立朝最難侃然正色者動為時所忌而平平無甚高論者人却以不物待之如某輩山野之人安能改化為此市朝之樣明春纔得一對則便乞一障以還素心所期只是如此平父袖手觀棋枰豈無一着可以

下教耶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更冀講學珍重

答徐公發書

某六十三翁矣每誦邵子六十三吟有云恥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為此其時也豈其崇情篤雅訪勞始生責之錦字之書投以陽春之曲褒拂過甚末章所謂雷聲半夜起洛波龍則不復有此夢矣嘉定海邦得賢令尹慈以愷悌鎮以靜謐度其必晏然無事每笑南冠謂西州人士不諳曉東南獄訟財賦不知孔門稱言

游季路宓子賤之賢漢循吏傳述魯恭卓茂虞詡之治亦以才論耶尚勉之哉以張吾軍幸甚偶山行方歸占答草率餘冀以天下之寶為天下珍愛

答鄭子辯書

某厭伏大名於縉紳之林舊矣登朝十年半交天下士獨一面未識荆州華緘忽賜如垂露在手春風拍懷其有德之言形於筆墨遥望之可知也袖雲錦機製花錦地詩書中流出惠政不緩不迫源流自大小鄭公來者

固自與流俗不同也要畧寵貺博學甚多風詹披讀帙
簡而綱宏詞約而事盡用功深者其傳必遠當於此書
見之間者鄉里范潔齋作長編舉要李悅齋作十朝綱
要又有眉山楊明叔者纂成長編紀事流傳世間本末
粗為詳備同先世一書叅錯互見後學者何其為幸耶
其舊學荒落新知又不長進今此冐為東嘉之行凜然
未知攸濟蒙賜惠問感荷高情經行使邑自得捧刺以
抒願見之懷歲序匆匆作此不謹願言護芺製精璆縻

徑歸舍香偓蘭之選

答涂安禮書

其一自帆落浙江之南望西方美人郤如在天上每得朋友書乃以天上人相目何取義之不相侔也向蒙惠教蜀砭三十篇莫非切時之論兩序亦平正無毛病但細觀古人論序所以名世而可傳者不用如此之繁賈誼只是政事一疏諸葛亮只是出師一表王朴只是安邉一策陸宣公已自多了然所言致八利除六失又只

是緣邊事宜一書繳結到得國朝范仲淹論時務十一事蔡襄言國論十二事渡江諸賢或七或八或九或十大抵皆體宣公規模獨林珣者條四十七事各為之目一術紀二師心直至四十六利器四十七明決而後已使其果有切於利害則條分類析不以為瀆如其不然但恐浮文妨要爾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具常愛文公先生語一學者云公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纏縛所以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至哉斯言安禮若有志共學

則常諷誦而深玩味之可也某登朝六載輪對者三上封事者三每録副本寄歸常語岳甥轉呈度必澄澈書月然無一番不與文公門人商量蓋文字毛病如春草漸生旋剗旋有不厭朋友切磋也欲言不盡意切乞講學珍重

答胡彦肯書

歳序匆匆又熟羊胛矣不審風雨對床近履何似比舍侄來奉僕壁帖辭豐誼渥仰見耐久之情所諭書傳考

訂六年未脫藁盖前乎望刋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
顧習傳之學者而未有得几几於殘編朽竹間而欲上
窺姚姒殷周周公仲尼之緼亦已難矣且以其大者言之言
天文者莫精於堯典言地理者莫詳於禹貢言五行者
莫邃於洪範士戴天履地抱負陰陽而上不知經星常
宿之度下不察九州山川之理中不究名位體性氣味
之别則何貴乎為人哉如司馬子長紀班孟堅志則載
書之本文而不釋其義劉更生傳則析洪範之大法而

傳會其義所以義理玄微而窺測難規模宏闊而參訂難衆說淆亂而折衷難負此三難終未有春融氷釋處安得有温柔篤厚之士而與之商畧其緼哉草草復來教不宣

答王次點書

某浩別丰神今跨二除矣每懷中川舊游朋友銜杯酒叙平生談今説古未有如舅翁之豪岸絶羣也舍姪來蒙緘示周禮訂義四十卷遂足前日春官以下之書晝

窻愬繙讀手之不置因以是窺見次點真好箇右里經塾之師盖自成周教法隳壊田不井授士不自食其食貧無常産因無常心故秦以客漢以俠晉以清談唐以華競循至於今馳名鶩利者周游四出叓無安土踐修之實遂使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十二教不復興行於世是可懼也六官皆經世之典而地官之職尤為該備諸儒釋之詳矣然意翻空而易奇事證實而難巧秖如司徒掌教而多載山林陵麓之事掌教象之法何其多目也

屬民讀法讀邦法散見族黨州閭之官不知讀者又何法也其目可得而聞歟孟子於爵祿之制僅言嘗聞其畧則想籍去而法亡者不但此一事也次點更為鈎深纂要以瑩所疑不勝至幸

答潘周卿書

某江心執袂摻別三見薰風矣每懷良友無日不起參月在門之想便中忽奉瑶帖辭誼亹亹繹繹度越筆墨畦畛之外手之不置所教書傳大節目工夫浩浩顧何

與諸兄共訂此千古之疑哉具萬里流落居無子雲一
區之宅耕無穮子二頃之田每愛中州佳山水郡乃多
士淵藪亦豈不欲希膏漑潤必圖一枝之安比西水達
夫叔方及彥隆兄弟各相遺書亦勉其于焉定居今契
兄又諄諄及此殆有洛中諸賢延留康節之意感蔵亡
已秋涼游鴈蕩諸山就為姪輩了婚聘事或有會晤之
期更幾為門人自厚

答劉成道書

某遊遅誨色三見荻花秋矣每誦月落參横之句嘗懷賔友在門之思値便中悤寄瑤帖四詩寵教絶不道煙火語想游思翰墨圃所造益平澹矣某近來看詩覺得須是以三百五篇為標本以漢蘇李枚生建安諸子晉宋陶謝等詩為風骨然後能長一格盖詞之華者易工趣之澹者難詣故退之每愛張文昌只稱其學古澹每喜僧無本但謂其往往造平澹則詞語抑揚之間是猶未純乎澹也成道若用心科舉外當直以古人自期更

勿從晚唐諸人脚下做起生活此則朋友之望也近作三篇姑録請教幸賜標月之指會舊游諸丈一轉似之無妨也餘祈以天下之寶自愛

答唐生書

吾行天下半矣獨未能如太史公上會稽登龍門探禹穴雖徧交南州之士獨未識足下比蒙垂訪抵掌談時事動以坡公相期且辱垂示所著史論五首網羅舊聞筆力疊疊不倦未易得也但首篇謂蜀漢之不能成功

者三似若以成敗利鈍言孔明者孔明以區區三分天下之一而經緯十分之九使其不死擒操馘懿必矣看孔明須是看他與昭烈朝夕以興復漢室為己任一片忠誠對越天地即是夏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之本心魏人嘗謂其主將畏蜀如虎敵豈可謂無隙之可窺耶向來鄉里南軒先生專為武侯作一傳已發先賢未發之秘想足下未見本否姑答來教餘容面見傾倒

答唐廣夫書

不潰於成若景輩則倀倀如游騎出愈遠而亡所歸是則可憐也儻有疑義不妨互相啟發其如世俗之書陽浮相尊非所望耳叔與弟孝友而廉謹器質自良更時與商論大令加切磨玉汝之道亦不能無待親友也

聘饒伯與書

景西州晚學幼讀洙泗聖賢諸書每聞沈潛理學用心科舉外之士未嘗不聳慕傾敬兄弟南來徧求文公之書之徒如葉知道張德元錢子山陳器之皆得與往來

武周公之澤於未墜者哉嗚呼貞元不常會大賢不世
出後之學者受胎不正則血氣偏枯而脉理不相屬矣
下種不實則根苗粃稗而生理不腴暢矣憤悱啟發之
功少則所見皆軀殼之私潛體密察之味不深則所得
不免囿於簡冊之内盍亦泝源尋流求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所傳者何學孔子子思孟子所學者何事玩辭而
知味因事而推理則蓋有默會於心者矣洙泗之學非
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河洛之學非河洛之學孔

子子思孟子之學也盖自濂溪周氏伊川二程氏上接
洙泗之傳下演河洛之學繇北方而盛行於南國者盖
亦有自來矣南軒受道於五峯於是乎有湖南之學呂
公受經於三山於是乎有東萊之學象山兄弟自立於
家塾又於是乎有江西之學惟永嘉陳氏之學則得於
薛公持正建安朱氏之學接於周公行已許公景衡而
實本伊川者也太傅崛起南方學問有源委行已有榘
度甫年二十從止齋游則讀書講學已就事上窮究實

體其後與晦翁往復問答剖析疑義則又欲從理上推
致於事事物物之間其實元一法也惟其源委之正也
故其為文也如水行地能普萬物之澤為道也如星麗
天能回萬古之光蜀中何幸而乃得執事昌明正學以
為斯文宗主哉佔畢小儒濫叨蜀學平時非不知誦其
書服其言有志於古儒先之學然粗得一知而不繇其
統僅沾一溉而不窮其源燥乾枯涸之病多潤澤孚尹
之功少有如太傅者則具所願見而欲觀其的傳者也

昔侯氏師聖初從伊川未悟後訪濂溪越三日而有得
如見天之廣大世盖有終年不能究其學而一夕之間
氷釋理悟者執事幸敎焉不宣